

御選明臣奏議

卷九
卷十

御選明臣奏議卷九

應詔陳言疏

弘治十一年

何孟春

臣聞范睢獻秦王書曰語之至者臣不敢載之于書其淺者不足言也宋蘇軾曰臣試論其小者而大者將有待而後言也夫言係乎事事視乎時時之所急雖小而非泛言非時之所急君子不以溷其君乃者清寧宮災陛下夙夜祇畏救天之戒特詔廷臣痛加修省凡有所見許其直言浹月之間囊封投匭延頸企踵願俟報可而所見施行未盡遂言者之所望豈所言者皆非時所

急耶當世之務入于弊者多矣臣敢先以果聽斷公委任爲陛下陳焉而始及之前日宦官李廣未死陛下于聽斷委任不無假借今廣身死罪露宵旰之間聽斷果矣朝廷之上委任公矣臣猶以爲言者蓋欲陛下卽已往以戒將來也人君御煩治廣苟聽斷不果意緒紊于遲迴藻鑑昏于私繫則政出多門命從中降而紀綱不立爵非士共罪非衆棄而賞罰不明前之所是著爲律後之所是疏爲令而號令不一史稱漢宣神雀五鳳之治吏稱民安由其信賞必罰聽斷惟精以得之也元帝

嗣阼權入恭顯之手而宣業遂衰由其優游不斷牽制文義以失之也近者陛下于各衙門所奏事宜或不卽出出則有非原所議擬者中間豈無有奔走倖門交結近侍以相引救者乎躁者望速化戾者覬苟免私者願獨利左右之人惟利是嗜惟黨是親所偏好則曲爲掩覆所偏惡則橫肆擠排是以人言籍籍謂某人某陰爲之地某事某陰爲之間如都御史王越以傳奉見斥及推西路總制乃閱數人而用越其間得無有譽越于陛下者乎給事中王綸奉詔補外乃踰年而後得參議其

先得無有毀綸者乎甘肅守臣請封哈密兵部具題欲無差官陛下不允所奏及擬人以上閱一月而又准不差官夫前欲差官者陛下之意久而不差必所差之人有非陛下意所欲者庸知左右不有欲差其所厚者以僥倖功名因無陛下之命而遂致中止乎陛下英睿邁古不應左右能預末議惟遇事稍涉遲緩故或有如李廣者得進言也近年各官所上封事多有久留中者彼所言不干廟廊則觸權貴鯁鯁然常恐被禍而陛下輒復留中使彼不得請命徘徊鬱塞叩天無路何也夫事

之可與不可行與不行兩言而決耳陛下豈欲留陳斧辰時省覽耶抑欲保全言者以滅謗耶又或其言謬悠無可採取計彼之敢于上聞傾瀝肝膽熟思審計非以爲己謀也以爲己謀小加譴黜大正典刑可也非爲己謀則于國家之慮縱有不熟思審計者陛下亦當節短取長未可漫無別白使爲左右者得以成其曖昧之禍而誣風節之士也陛下始意圖治求言甚切先朝以言被黜之人如林俊輩無不起用而御史彭程胡獻以言事罷斥給事中胡易猶在禁獄臣恐非陛下求言始意

也伏乞速賜矜憫以釋論者之疑昔唐太宗問魏徵比來政治徵對曰陛下貞觀初導人使諫見諫者悅而從之比年勉強受諫而不平也徵之對不及政治而政治之進退實決于此臣願陛下—審察焉得頌不如得箴得唯唯不如得諤諤得所可悅不如得所可警人情不甚相遠彼顧欲噓死灰以自焚啖野葛而自毒耶白璧不可爲容容多後福有能奮然不顧盡其言于天子者蓋素有風節之士不多得也而言脫其口咎攻其身怨種于前患生于後彼非失心遺死生之人則誰肯更言

者將來流弊人且浮沈自營心口相戒甘苟玩以誇太平執文具以爲觀美務因循而長偷慢樂軟熟而憎剴切隨時好尚以固寵榮雷同是非以便附會臣不識此于盛世安所取乎臣所以願陛下之聽斷果也天下大器也措諸安地則安措諸危地則危然舉而措之一人之力不能濟故必借其力于下而使下咸與其力然君子與力則安小人與力則危故力又不可輕借也易師之六五曰長子帥師弟子輿尸謂君子用事而使小人參之之過也參朮以補芩黃泄之不可以爲醫繩墨以

引斧斤背之不可以爲器甘滑以進若澁雜之不可以爲味理必然者陛下今所委任不爲乏人然上下情隔忠誠未孚動遭掣肘貂璫乘之默運潛持陰邪之徑貨利之關日闢日廣爭馳捷出人才雜揉吏事滋蠹陛下且不知其底止矣然其致此則固有由也古之君臣相與以圖天下之治都俞吁咈談燕一堂推置心腹洞徹表裏纖芥之嫌不萌其間是以其臣知無不言言無不盡出其身爲天下營各執其職而始終無所避忌而其君所爲而成所欲而遂陛下能如此乎臣生長外郡見

郡守所屬來謁必門卒爲通無不賂門卒者所上簿書必付房吏看詳所屬恐其尋隙無不賂房吏者門卒房吏于守何親而得賈利而假權況乎人主之左右哉外廷固不如內廷之近密也士大夫固不如宦官宮妾之褻昵也前李廣未死陛下之政事彼得而撓人才用舍彼得而議九重非時之旨諭彼亦可以時而假也羣臣趨趨于外觀望風旨固李廣之不若也于是有苞苴具門相與生盟死結者矣名位已盛欲其固基宦遊未達欲其進級地在閒遠欲其招攜跡涉孤危欲其培植事

防註誤欲其回護衣冠清流豈真不知恥哉無以結知于陛下故結知于陛下之左右也憂時之念奪于有我之私徇國之誠不敵營身之計士風如此陛下可無挽之歟近科道請按李廣贓簿以治交結者罪陛下但令指名以上而卒置不究科道所指之人得于所聞縱未皆實陛下亦當黜一二之尤者以警後來也今陛下用意過厚殆謂彼附李廣由廣有寵廣死彼將自罷何足深責以敗士類陛下于此可謂惜大體矣臣以爲陛下果有此意莫若自今以後公于委任自古願治之君無

不詳責于臣下而攷其政詳責于臣下故賢否不能隱攷其政故是非不敢私其所以使之不能隱不敢私者非用智術以伺察猜防也恭惟我祖宗在位優接臣下罔有間隔早朝奏事未畢每于晚朝盡之遇有機務輒駕御左順門召六部大臣與之商榷然後施行今陛下視朝稀闊通政司引奏之外德音不可復聞天下事一切徵諸尺牘臣惟臣下之告君見于疏奏不如見于對陳之爲切蓋疏奏者剴切言之而不足對陳者從容出之而有餘疏奏者堂廉高遠或蔽于讒邪對陳者公論

具存無憂于扞格今羣臣有得更番需次對陳于陛下者乎是以賢否是非左右得以調停消息而陛下無由知之將何以詳責于臣下而攷其政哉臣願陛下明目達聰兼聽博采日與內閣講論當世之務大小內外一付部詳議既得畫一則斷而行之不以小恩廢大義不以私憾枉公法不以舊習妨新政不迷于兩可之辭不沮于交鬪之口如此而行不當者少矣其不勝任之人科道劾之而非被空文陛下斥之而彼更無遺憾豈復肯以賂結左右而取罪哉士大夫之氣旣作宦官

宮妾之勢自不得行臣所以願陛下之委任公也若夫時政之入于弊者請別白而終言之其一曰臣聞郡守縣令民之師帥縣得人則百里受其賜郡得人則千里蒙其庇或非其人則百里千里搜其害聖君在上思天下匹夫匹婦有一不獲其所猶爲不可況千里百里之生靈可寄之于匪人乎臣觀今之爲陛下守令者有非其人者矣狼羊相牧禽犢是資鬪茸齷齪所在皆是陛下之民有不獲其所者矣筋骨疲于鞭扑肌膚刮于銛刀終歲瘡痍痛定復痛知治體者能無怵然古者郡守

入相郎官出宰守令之職甚不輕也今之爲知府者皆四品廷臣累日積久而後至宜少不才者府佐及知州知縣佐貳等官則進士出身者十三四監生吏員出身者十六七而世之所重在進士其攷課之法旌異之典獨詳至監生吏員出身者不才者恕于攷課才者略于旌異此其弊也論者曰進士年少氣銳州縣職非彼所止彼能自愛故不安小成而多舉職旌異之典宜先焉監生吏員出身者大率志氣銷蝕精力疲憊無有幹局貪利而昧事相沿成風若攷課弗恕十人而九皆坐可

黜之列無以酬其燈火棲遲之望塵埃奔走之勞矣其間有鐵中錚錚者雖間被上司旌異部議又以此非進士無所事旌異也臣以爲不然趙禹之才出于佐史龔勝之賢發于郡吏黃霸丙吉薛宣非漢名相乎嘗爲卒史爲獄吏爲書佐矣人才何常之有作之則振擢之則靡進之則前退之則卻所賴上之人執其機耳天下善人少不善人多號名進士者亦有不才者矣況今郡縣之官不皆進士監生吏員出身者常居大半而上復無以爲作之進之之機采名不采實惟其出身之拘而不

較其才使監生吏員出身者才者無以見其能而不才者遂無顧藉曰我非進士比空自苦何爲于是受賂營私不復以承流宣化爲事上司至則厚奉迎以寬指摘飾玩好以市姑息幸不失官則以歲月廣爲子孫之地是監生吏員出身者無勸于前無懲于後幾何其不率天下而爲不才之歸也天下之民又何辜焉祖宗時其取人也廣其察之也核待之也均凡諸途出身之人皆有以自樹今一大府連數州縣分職數十員而自進士數人外乃少可旌異者此攷課不嚴之弊也臣愚欲令

撫按以及分巡官凡遇所屬府州縣掌倅官員有政績超卓者遞行覈實奏聞旌異不以其出身之異而偏低昂之衡不廢乎資格之循而無形迹之泥進士出身者將益有所激發監生吏員出身者亦將不肯自棄矣至于攷課之道古今有二一察其守一視其爲守以廉爲以能而課牧民之官者又以得民心爲本世有廉者未必能有能者未必得民心而民愛之者非有噢咻撫循之政而無歎息愁怨之聲不能也臣故以得民心爲攷課府州縣官之最郡縣官員有廉者有能者有得民之

愛者該部既按實以擢用之又每歲取其廉且能而民愛之者一人奏爲高第如漢故事陛下特降璽書獎諭以風天下使爲守令者知愛民是尚而循良之歸民將受賜于無窮矣其二曰臣聞國初未嘗有巡撫宣德間始設于南直隸河南山陝今則除浙江福建外悉有常置秩皆都御史邊方領制置之權腹裏兼轉運之職手持敕旨以便宜行事三司屬其管轄數郡係以慘舒是固不可不謹擇而久任之也臣見吏部推各處巡撫腹裏則會戶部邊方則會兵部審酌已定而後請上親擇

何謹如之然其受任往往不久人方與地宜而地莫能留地方得其人而人莫與處功垂成而來者交籍事未集而謀者已易其又不然者屬府未及按部下情未及體悉六條未及舉刺庶務未及興革席不暇煖而座已非矣今制歲差御史一員巡按各處若巡撫不久其任與巡按無異何復用巡撫爲哉昔宋司馬光有言古者各守一官終身不易今居官者三年數月輒以易去望職事之修功業之成不可得也臣謂陛下欲行久任之道又宜從巡撫始近例巡撫每年一次赴京議事然當

議事之年多有以地方有事不果行者臣請限以腹裏三年邊方五年必須一次赴闕陛下親降德音詢問民瘼一示以優異一觀其底裏六部各奏其所行果有成績蕃錫而慰遣之其或不職科道指實而論之夫旣擇其人于先而又久其任于後于更互赴闕之際有增秩賜金之褒有削官奪爵之辱則彼必思有益地方而無負陛下矣其三曰臣聞古之明君必慎惜名器惜之故人不易得而得者以爲重後世爵祿混濫無復審擇童蒙無知坐致人上視其名器無足爲重上與之而謂其

法應與也下得之而謂上與我者乃我故物也如此上之爵祿不足以爲下勸矣此後世之任子識者所以致議于其時歟我朝祖宗立法凡文職大臣必立朝旣久勲勞茂著者方降特恩錄其子孫一二以榮後裔近年三品以上始概乞恩以子孫入監然亦有所裁節不至如宋之任子使子任其孫孫又任其子也其武臣則不然父死子繼無子同產兄弟繼之從兄弟亦繼之又廣于任子之法蓋我太祖平定四海太宗肅靖內難武臣摧鋒破敵九死一生惟其艱險故報之獨延長也今天

下衛所已定人滿于位而後來之官往往倍蓰什百不
論事之難易功之大小例得世襲其中乃有身不臨陣
徒以預參隨頭目之末而濫冒者彼所獲首級豈陣前
手刃之賊或由勢邀或出貨取或戮已死守臣皆與奏
報張皇功次雖經部議節行各邊禁約而弊端竟不少
衰今之新任有功之人要無祖宗時比者將不世襲之
歟則曠將士立功之心將世襲之歟則繼繼繩繩無有
限極其如後來之冗何臣惟文武之途有二食君之祿
實一世襲既優諸武矣則法律之繩于文武者豈容復

異今文職犯賊必罷職枉法滿貫必充軍而軍職所犯
該絞斬者止降級調衛該徒流者止原衛帶俸同罪異
罰甚覺不倫臣攷之于律軍官犯笞罪者收贖杖罪者
降調該罷職不敘者降充總旂該徒流者發各衛充軍
皇祖制律未嘗不與罪文職者等而刑官乃特遵近年
條例近例又載搶奪奸盜敗倫傷化者俱發原籍爲民
子孫承襲夫敗倫傷化者罪死而得爲民已非懲惡之
典而其子孫卽得承襲是其職特舉此付彼有爲民之
名無罷職之實其罪不更輕于降調者之不得卽替哉

或謂職乃其先人之功所得職亡于其身故卽承襲于其子孫以報其先湛恩汪濊固應如是臣以今之世襲者不皆開國佐命之舊至于有罪又每從寬貸其源不清其流不節爵祿益濫如之何名器之足重也乞敕部議今後各邊有警從征官軍若能臨陣斬級回轡之際赴鎮巡官辨驗以俟具奏陞賞其中官軍貧苦當陞而願賞者鎮巡官厚與賞犒如敢依阿奏報事發之日凡關節所通俱坐欺罔又乞法司會議軍職犯罪一斷以律成化年間事例不得引用該罷職爲民者必俟本犯

身死方許子孫承襲其先人非開國佐命之舊承襲之日革去一級于原衛所帶俸差操庶幾彼知慮後不敢襲上之名器矣其四曰臣聞民惟邦本故山附于地君附于民陛下視民如傷發政施仁凡天下旱乾水溢宜無不盡知者守令責在牧民民傷水旱彼亦宜有不忍者然臣竊見凶荒之處耆老告報府州縣必委官踏勘得實始爲上申鎮巡官必委官踏勘得實始爲請命命下該部必查例當行始爲行文轉而下府州縣卽所傷分數以減征貸賑夫凶荒之民枵腹待哺如涸轍之鮒

望斗升水于旦夕猶恐不足而彼文移往復動經數月豈其所堪哉故今之凶荒耆老旣不以報府州縣復不以申蓋明知其無益也委官踏勘多一次適滋一次騷擾究之貸賑之及其濟幾何此守令之宜不忍于民者而亦有忍焉者也此天下之凶荒朝廷所以有不盡知而莫之救也凶荒而莫之救襁負相屬道殣相望無賴于此嘯召烏合必多盜賊業可生活者均被其害而有司又催督租稅身受棒枷良民亦且流移行劫矣臣以爲九重軫念元元宜先事詔諭府州縣官倘遭水旱卽

委公正官一員勘明分數具申鎮巡官若係半災卽將當年夏稅秋糧開除若係大祲卽爲設法處置令府州縣將豫備倉糧放支賑濟事畢取具回報以憑奏聞蓋救荒之道宜速不宜緩速則肉骨之恩人人皆徧緩卽排門散粥延街俵米而不及事漢謁者汲黯過河南以民傷水旱持節發粟不顧矯制之罪今之鎮巡官行事于外非黯當時之比地方去京師遠權以救荒亦不爲專也或謂朝廷誠降是令凡遭水旱不賑則貸倉廩何所儲民將有妄稱凶荒者臣謂非也漢文帝自卽位賜

天下民租之半者再其後除之而不收者十餘年不遇凶荒尚爾況于凶荒而可吝乎上之儲蓄固以爲民也苟無妄費冗食奚患儲蓄之虧凶荒水旱有目共見有耳共聞其勢豈至于可欺哉其五曰自秦開阡陌天下遂有兼并之弊然止民間貧富強弱之相形耳今乃有甚焉者其皇莊乎先朝畿內空閒之地籍之公家佃民種而收其入其地廣狹有定界其入有定額非以病于民也近年看莊人役罔恤國體近莊田土小民衣食之資橫加侵占求益不已在莊旁者產去稅存征科之及

負累賠辦富者以貧貧者日甚民間馬牛羊豕或誤逸莊地卽無望復歸有以近莊之故塚墓被發屋廬被毀耕夫餉婦稍不退讓輒罹鞭箠含酸忍痛閔默無言按巡之使過之而不敢問守牧之官卽之而不敢直此非九重厚民之意也承平以來生齒日繁雖盡地力不足以給民食而莊地莊賦今廣于昔豈荒地果日闕哉不過掠之于無辜耳昔漢宣帝詔池籩未御幸者假與貧民流民還歸者假公田種食今縱不能以假貧民忍于民衣食租賦所出者而又奪之以致其貧乎畿甸咫尺

尚不能無害民之地況于遠方陂湖園池爲王府所有者私蓄聚斂之臣各操漁獵之具所在之民能無困乎臣聞勲戚世族所得附京恩賜莊田家人亦多挾之以肆蠶食其他軍民之不逞者復以己業投獻權要恃爲窟穴而他取償焉或投作陵戶以嫁糧差附京如此在外王府之所認納宜又倍之爲害不貲不可不嚴爲之所也伏乞陛下敕官往勘皇莊地面從實丈量若軍民告認舊業鄰證有可執結割而歸之其本莊之地坐某府州縣卽就地起科佃民耕種止稱公田丈量已定造冊繳部歲收其入以備經費若遇水旱與民田一例開除旣不失本莊之賦亦不病近莊之民畿甸之內庶無侵奪之害矣該部仍通行各省王府凡陂湖園池係王府奏討者有司准此例歲爲送納租賦免致王府差人督取今後世族之家各飭管業家人毋致生事軍民舊非陵戶不許冒報及以己業投獻敢復不悛事發其業入官軍發邊衛民發口外受獻者奏聞處置如此兼并之弊庶幾可去矣其六曰臣職司馬之屬竊檢軍政條例有以見我朝列聖之拳拳于軍政也我太祖皇帝底

冊繳部歲收其入以備經費若遇水旱與民田一例開除旣不失本莊之賦亦不病近莊之民畿甸之內庶無侵奪之害矣該部仍通行各省王府凡陂湖園池係王府奏討者有司准此例歲爲送納租賦免致王府差人督取今後世族之家各飭管業家人毋致生事軍民舊非陵戶不許冒報及以己業投獻敢復不悛事發其業入官軍發邊衛民發口外受獻者奏聞處置如此兼并之弊庶幾可去矣其六曰臣職司馬之屬竊檢軍政條例有以見我朝列聖之拳拳于軍政也我太祖皇帝底

定中原治不忘亂設爲衛所養天下兵荒陬絕徼所在充斥今經百三十年未嘗有大征伐以耗之也各處府州縣今皆有清軍官而又有欽命之御史上下相兼其查出軍丁例行批解軍丁到衛例加存恤清軍官查出數少者攷滿行黜解人縱軍在家延住及在道賣放者并坐衛所官旗侵剝所管軍丁致其逃者降級調衛立法之密若此此外問刑衙門又有問發充軍之律清軍御史又有招募爲軍之榜日積月累宜各衛所尺籍歲有增益矣今視祖宗時額數反損邊方腹裏一遇番替

僅敷無餘何也臣知其故矣軍之新舊相承出入參差不容齊一丁從衛所逃逸則冊從原籍查勾查勾不斷于遞年而逃逸常虛于舊伍姦黠之徒或竄大戶而易姓或贅婦家而避身或乘調他衛而遂脫亡或因流他方而遂變役軍固不易清也清軍官異境之人在任不久豈能備知本軍充調來歷里書作弊動曰文冊無稽敝紙千百之中展轉查閱幸得查出一二起解之際又非親丁卽解親丁亦不得其正妻同解所解去者乃其義男女婿及臨期掠賣之妾婢此類到衛其有不逃者

乎衛所率去原籍數千百里逃而再勾率過數年勾而再解又復數年在逃三次于法應死輒稱原逃不獲或稱已死官司以人命至重往往不肯追究何怪乎軍伍之常虛也其據律問發者官爲押送沿路防護涉烟瘴逼沙漠飢渴勞頓將以實邊而邊卒不可實不徒戍者之就死且累送者之無還其出榜招募者蓬萍無蒂孰保收籍況今時非國初可比土著良民孰願爲軍此例之行虛名而已此衛所之軍所以不免于缺乏也臣聞唐陸贄論鎮守之兵曰非物理所愜不寧非人情所欲

不固論選置鎮守之兵曰必量其性習辨其土宜而總之以便于人情之一語今天下爲軍者北人而南南人而北使其族姻永棄齎費不前僵仆于不可極之途而困迫于已至之域豈便于人情者哉是以軍戶被勾痛若剝膚軍丁被解哀同棄市原籍苟可匿跡遑恤其他衛所苟可脫亡無虞厥後宜乎律示免死而人懷等死之心榜求報効而人鮮自効之念也然則陸贄便于人情之語其安爲軍者之道乎今日安軍之道卽贄所謂量其性習辨其土宜是已伏乞敕部計議轉行各處清

軍御史督同清軍官員稽查伍冊凡缺伍失勾及勾而未到衛者造冊繳部將兩直隸十三省所屬府州縣區其衛所南北于南北又各度其遠近然後合計查出軍丁之數與之兌換使南解補南北解補北近及五百里遠止二千里入伍之後舊伍不許再勾則風塵免其艱難水土易于諳服逃者將自行首官居者將樂于就役豈憂額數之不復乎至各處問發人犯定擬衛分雖罪應發極邊亦宜分其南北并令當房家小隨往斯不過遠以累解役而本犯不致逃逸行伍亦得其助若曰罪

戍不遠無以儆衆臣以爲欲儆衆庶在于遇赦不輕原不在違其土宜而窮之極遠也其已查出軍丁有不願行者令其戶當二軍于本處或隣近衛所食糧差操餘丁照例優免彼安土重遷宜多有之是亦足兵之法也凡此六事其中亦有急于時者故終言之願陛下終聽之焉 疏入帝從之

陳邊務疏

弘治十二年

王守仁

臣惟邇者皇上以彗星之變警戒修省又以邊疆告警命將出師宵旰憂勤不遑寧處此誠聖主遇災能警臨

事而懼之盛心也當茲多故苟有一二之見敢隱忍不
以上聞耶臣愚以爲今之大患在于爲大臣者外託慎
重老成之名而內爲固祿希寵之計爲左右者內挾交
蟠蔽壅之資而外肆招權納賄之惡憂世者謂之迂狂
進言者目以浮躁沮抑正大剛直之氣而養成怯懦因
循之風故其衰耗頽塌將至于不可支持而不自覺今
幸上天仁愛適有邊陲之患是憂慮警省之機也此在
陛下必宜有所以痛革弊源懲艾而振作之者矣新進
小臣何敢僭聞其事以干出位之誅至于軍情之利害

事機之得失苟有所見是固芻蕘之所可進卒伍之所
得言者也臣亦何爲而不可言之有雖其所陳未必盡
合時論然私心竊以爲必宜如此則又不可以苟避乖
刺而遂已于言也謹陳便宜八事以備採擇一曰蓄才
以備急二曰舍短以用長三曰簡師以省費四曰屯田
以足食五曰行法以振威六曰敷恩以激怒七曰損小
以全大八曰嚴守以乘敵何謂蓄才以備急臣惟將者
三軍之所恃以動得其人則克以勝非其人則敗以亡
其可以不豫蓄哉今者邊方小警曾未足以辱偏裨而

朝廷會議推舉固已倉惶失措不得已而思其次一二
人之外曾無可以繼之者矣如是而求其克敵致勝其
將何恃而能乎夫以南宋之偏安猶賴宗澤岳飛韓世
忠劉錡之徒以爲之將李綱之徒以爲之相尚不能止
金人之衝突今以一統之大求其任事如數子者曾未
見有一人萬一敵人長驅而入不知陛下之臣孰可使
以禦之若之何其猶不寒心而早圖之也臣愚以爲今
之武舉僅可以得騎射搏擊之士而不足以收韜畧統
馭之才今公侯之家雖有教讀之設不過虛應故事而

實無所裨益誠使公侯之子皆聚之一所擇文武兼濟
之才如今之提學之職者一人以教育之習之以書史
騎射授之以韜略謀猷又于武學生之內歲升其超異
者使之相與磨礱砥礪日稽月攷別其才否比年而校
試三年而選舉至于兵部自尙書以下其兩侍郎使之
每歲更迭巡邊于科道部屬之內擇其通變特達者二
三人以從因使之得以周知道里之遠近邊關之要害
敵情之虛實事勢之緩急無不深諳熟察于平日則一
旦有急所以遙度而往蒞之者不慮無其人矣孟子有

云苟爲不畜終身不得臣願自今畜之也何謂舍短以用長臣惟人之才能自非聖賢有所長必有所短有所明必有所蔽而人之常情亦必有所懲于前而後有所警于後吳起殺妻忍人也而稱名將陳平受金貪夫也而爲謀臣管仲被囚而建霸孟明三北而成功顧上之所以駕馭而鼓動之者何如耳故曰用人之仁去其貪用人之智去其詐用人之勇去其怒夫求人于倉卒艱難之際而必欲拘于規矩繩墨之中臣知其必不克矣臣嘗聞諸道路之言曩者邊關將士以驍勇強悍稱者

多以過失罪名擯棄于閒散之地夫有過失罪名其在平居無事誠不可使處于人上至于今日之多事則彼之驍勇強悍亦誠有足用也且彼擯棄之久必且悔艾前非以思奮勵今誠委以數千之衆使得立功自贖彼又素熟于邊事加之以積慣之餘其與不習地利志圖保守者其功相遠矣古人有言使功不如使過是所謂使過也何謂簡師以省費臣聞之兵法曰日費千金然後十萬之師舉夫古之善用兵者取用于國因糧于敵猶且日費千金今以中國而禦敵非漕輓則無粟非征

輸則無財是固不可以言因糧于敵矣然則今日之師可以輕出乎臣以公差在外甫歸旬日遙聞出師竊以爲不必然者何則北地多寒今炎暑漸熾敵性不耐我得其時一也敵恃弓矢今大雨時行筋膠解弛二也敵逐水草以爲居射生畜以爲食今已蜂屯兩月邊草殆盡野無所獵三也以臣料之官軍甫至敵迹遁矣夫兵固有先聲而後實者今師旅旣行然已無及惟有簡師一事猶可以省虛費而得實用夫兵貴精不貴多今速詔諸將密于萬人之內取精健足用者三分之一而餘

皆歸聲旣揚矣令之密歸京師邊關固不可知也是萬人之威猶在也而其實又可以省無窮之費豈不爲兩便哉況今京軍之出戰則退後功則爭先亦非邊將之所喜彼之請兵徒以事之不濟則責有所分焉耳今誠于邊塞之卒以其所以養京軍者而養之以其所以賞京軍者而賞之旬日之間數萬之衆可立募于帳下奚必自京而出之何謂屯田以給食臣惟兵以食爲主無食是無兵也邊關之輸水陸千里踣頓損棄十而致一故兵法謂遠輸則百姓貧貴賣則百姓財竭此之謂也

今之京軍既不堪戰陣又使無事坐食以益邊困是與敵爲謀也三邊之戍方以戰守不暇耕農誠使京軍分屯其地給種授器待其秋成使之各食其力敵至則授甲歸屯遙爲聲勢以相掎角敵去仍復其業因以暇日繕完敵所拆毀邊牆亭堡以遏衝突如此雖未能盡給塞下之食亦可以少息輸餽矣此誠愛人俟時之道王師出于萬全之長策也何謂行法以振威臣聞李光弼之代子儀也張用濟斬于轅門狄青之至廣南也陳曙戮于麾下是以皆能振疲散之卒而摧方強之敵今邊

臣之失機者往往以計倖脫朝喪師于東陲暮調守于西鄙罰無所加兵因縱弛如此則是陛下不惟不寘之罪而復爲曲全之地也彼亦何憚而致其死力哉夫法之不行自上犯之今總兵官之頭目動以一二百計彼誠以武勇而收錄之也則亦何不可之有然而此輩非勢家之子弟則豪門之夤緣皆以權力而強委之也彼且需求刻割騷擾道路仗勢以奪功無勞而冒賞懈戰士之心興兵戎之怨爲總兵者且復資其權力以相後先其委之也其敢以不愛乎其愛之也其肯以不庇乎

苟戾于法又敢斬之以徇乎是將軍之威固已因此輩而索然矣其又何以臨師服衆哉臣願陛下下手敕提督等官發令之日卽以先所喪師者斬于轅門以正軍法而所謂頭目之屬悉皆禁令發回毋使瀆擾侵冒以撓將權則士卒奮勵軍威振肅克敵制勝皆原于此不然雖有百萬之衆徒以虛國勞民而亦無所用之也何謂敷恩以激怒臣聞殺敵者怒也今師方失利士氣消沮三邊之戍其亡死者非其父母子弟則其宗族親戚也今誠撫其瘡痍問其疾苦恤其孤寡賑其空乏其死者

皆無怨尤則生者自宜感動然後簡其強壯宣以國恩喻以敵讎明以天倫激以大義懸賞以鼓其勇暴惡以深其怒痛心疾首日夜淬礪務與之俱殺父兄之讎以報朝廷之德則我之兵勢日張士氣日奮而區區敵患有不足平者矣何謂損小以全大臣聞之兵法曰將欲取之必姑與之又曰佯北勿從餌兵勿食皆損小全大之謂也今敵勢方張我若按兵不動彼必出銳以挑戰挑戰不已則必設詐以致師或捐棄牛馬而爲逃或掩匿精悍以示弱或詐潰而埋伏或潛軍而請和是皆誘

我以利也從而信之則墮其計矣然今邊關守帥人各有心敵情虛實事難猝辨當其挑誘之時畜而不應未免小有剽掠之虞一以爲當救一以爲可邀從之則必陷于危亡之地不從則又懼于坐視之誅此王師之所以奔逐疲勞損失威重而敵之所以得志也今若恣其操縱許以便宜其縱之也不以爲坐視其操之也不以爲失機養威畜銳惟欲責以大成而小小挫失皆置不問則我師常逸而兵威無損此誠勝敗存亡之機也何謂嚴守以乘倣臣聞古之善戰者先爲不可勝以待敵

之可勝蓋中國工于自守而敵人長于野戰今邊卒新破敵勢方劇若復與之交戰是投其所長而以勝與敵也爲今之計惟宜嬰城固守遠斥堠以防奸勤間諜以謀敵熟訓練以用長嚴號令以肅惰而又頻加犒享使皆畜力養銳譬之積水俟其盈滿充溢後乘怒急決之則其勢并力驟至于排山漂石而未已昔李牧備邊日以牛酒享士士皆樂爲一戰而牧屢抑止之至其不可禁遏而始奮威并出若不得已而後從之是以一戰而破敵今我食旣足我威旣成我怒旣深我師旣逸我守

旣堅我氣旣銳則周悉萬全所謂不可勝者旣在于我矣由是我足則敵日以匱我盛則敵日以衰我怒則敵日以曲我逸則敵日以勞我堅則敵日以虛我銳則敵日以鈍索情較計必將疲敝奔逃然後用奇設伏悉師振旅出其所不趨趨其所不意迎邀夾攻首尾橫擊是乃以足當匱以盛敵衰以怒加曲以逸擊勞以堅破虛以銳攻鈍所謂勝于萬全立于不敗之地而不失敗敵之道也抑臣所陳非有奇特出人之見固皆兵家之常談今之爲將者之所共見也但今邊關將帥雖或知之

而不能行類皆視爲常談漫不加省勢有所軼則委于無可奈何事憚煩難則爲因循苟且是以玩習廢弛一至于此陛下不忽其微乞敕兵部將臣所奏熟議可否轉行提督等官卽爲斟酌施行毋使視爲虛文務欲責以實效庶于軍機有裨臣不勝爲國惓惓之至 疏入授刑部主事

御選明臣奏議卷九

御選明臣奏議卷十

制科議

弘治十四年

王鏊

臣惟國家設科取士之法可謂精密矣先之經義次之論表終之策問行之百五十年宜得其人卒未聞有如古之豪傑者出于其間而文詞終有愧于古雖人才高下係乎時然亦科目之制爲之也夫科目之設天下之士羣趨而奔向之人才之高下士風之淳漓率由是出三代取士之法今未暇論唐宋以來科有明經有進士明經卽今經義之謂也進士則兼以詩賦當時二科並

行而進士得人爲盛名臣將相皆于是出則明經雖近正而士之拙者爲之謂之學究詩賦雖近于浮豔而士之高明者多向之謂之進士詩賦雖浮豔然必博觀泛取出入經史百家蓋非詩賦之得人而博古之爲益于治也宋王安石爲相黜詩賦崇經學科場以經義論策取士可謂一掃前代之陋也然士專一經白首莫究其餘經史付之度外其學誠專其識日陋其才日下蓋不過當時明經一科耳後安石言初意驅學究爲進士不意驅進士爲學究蓋安石亦自悔之矣今科場雖兼策

論而百年之間主司所重惟在經義士子所習亦惟經義以爲經義旣通則策論可無俟乎習矣近年頗尚策論而士習旣成亦難猝變夫古之通經者通其義焉耳今也穿鑿支離以希合主司之求人才之不如古其實由此也然則進士之科可無易乎曰科不竢易也經義取士其學正矣其義精矣所惜者其途稍狹不能盡天下之才耳臣愚欲于進士之外別立一科如前代制科之類必兼通諸經博洽子史詞賦乃得預焉有官無官皆得應之其甲授翰林次科道次部屬而有官者則遞

陞焉如此天下之士皆將奮爭于學雖有官者亦翹翹然有興起之心無復專經之陋矣或曰今士子一經俱不能精如餘經何曰制科以待非常之士也以科目收天下士以制科收非常之才如此而後天下無遺才故曰科不埃易也 議奏帝不納

論傳奉疏

弘治十四年

馬文升

臣惟人君之大柄莫先于惜名器國家之首務莫急于節財用仰惟太祖高皇帝奄有天下之初稽古建官各有定員非効勞任事者額外未嘗輕授一官彼時事無

不立而政無不修所以府庫之財用有餘雖遇兵荒未嘗告乏列聖相承咸率是道未聞有傳奉之官至成化年間始開傳奉之門而冗官為之漸多十六年因遇星變廷臣論奏奉憲宗皇帝聖旨傳奉文職大小官員除勲戚功陞廕授錄用不動外其餘及儒士都寄名放回有缺取用內有為事妄冒并乞恩陞授的查來定奪各衙門匠官精通藝業的存留著支半俸欽此欽遵綸音一下中外歡欣鼓舞咸以為雖漢武輪臺之詔亦不能過但當時傳陞官員尚有退之未盡者恭遇皇上嗣登

寶位之初俯從言官之請但係傳奉官員盡行裁退天下欣然稱頌仁明奈何近年以來大小官員傳奉者復多其他亦有白衣人送中書處食糧習字出身得授中書舍人者前項傳陞等官十年該支俸糧動至數萬石阜隸銀不止萬餘兩況今親藩至三十餘府而郡王將軍中尉郡主郡君縣君儀賓等項不下千數所用祿糧通該百萬石有餘而兩京軍職比之洪武永樂年間員增數倍加以軍國之費所以內外倉廩空虛帑藏匱竭一遇兵荒動至賣官鬻爵而措之無方矣且國家貢賦

有限皆小民脂膏以此有限之脂膏供彼無功之庸輩月計不足歲計有餘則天下生靈豈有不困而府庫之財豈有不竭者哉本部嘗上請乞退此等冗官人等以省財用俱未蒙俞允亦有留中未出者伏望皇上下大奮乾剛俯從羣議將額外傳陞及乞恩所陞官員及中書處習字人數除勲戚並進藥有效書寫制敕及大臣並經筵講讀官子孫外其餘通行裁革閒住或止許冠帶榮身隨藝供事仍乞今後凡有代替乞恩傳奉陞官之人斷之以義不徇所請以塞倖門而戒奔競庶名器不

濫而國用少足矣 疏入得旨你每再查議停當來說

災異陳言疏

弘治十四年

林俊

臣聞雲南等處地震山崩災變異常今年正月初一日
陝西延安朝邑等二十餘處同時地震決非泛泛循省
可以消此大變者也攷之前古漢和帝永元二年則宮
闈之應安帝建光元年則內侍之應晉元帝大興元年
則柄臣之應今宜皆無是也惟兵禍之應漢光武時則
武谿蠻反晉成帝時則蘇峻亂宋仁宗時則元昊不庭
方今敵人久聚河套兵禍之結已兆于斯萬一制勝無

常可憂非細而草澤之間又保必無相煽而起者乎臣
觀近時用費日奢科差日重人民日貧頗無固志如荆
州瑞州九江等處烏合強徒輕竊名號敵殺官兵況內
地人民之苦有加數倍者乎則不但北敵可憂遠壤內
地均可憂也漢宣帝本始年間地震詔問經學賢良方
正之士無敢端言其所以然宋儒胡氏謂地妻道也著
見如此若有敢言使宣帝戒懼有以善處則霍家之禍
無由成矣夫宣帝賢君也霍光有輔遺之功有房闈之
親小心恭慎賢臣也謂帝而不念光家謂光之家容有

禍耶事不可料政亦類此則所謂宮闈內侍柄臣者臣望陛下靜思而善處之未有謹而太過者也他如齋醮之設褻天黷神不惟無福實足召災南京蘇州織造花樣太巧松江大紅布太倉洗白布太細古人謂之服妖費財勞人災或由此至于占役當清冗食當汰工作當止供應當省賞賜當節儉德當謹逸欲當戒佞幸當遠賢士君子當親皆陛下所宜留情盡己以修人事回天變者也伏望獨斷宸衷如元氣運行妙于無迹則宗社幸甚 疏入帝從之

論欺罔疏

弘治十四年

周 璽

臣竊見近日右副都御史洪鍾題稱新開潮河川工程已完乞要賞賜有功官軍等因奉聖旨該部看了來說欽此欽遵議者皆謂洪鍾忍心流毒已逃既往之誅無實冒功復望將來之賞輿情未愜公道難容臣待罪言官義不容默竊照洪鍾先于弘治十二年冬奏要于潮河川鑿山改水築立重關計料程限可用千人之力不過半年之期如半年之外事不能成成功之後差官閹實不爲國家經久大利則治臣之罪臣雖萬死亦不敢

辭續該兵部題奉欽依已行欽遵修築去後卽今工程已過二年未見成效況本官行事乖戾天毒降災壓死無辜人命數多窮竭民力糜費財用言官交章彈劾累次曾經該部奏要停止節奉聖旨潮河川已有前旨了不必停止欽此欽遵臣仰窺節次詔旨無非軫念邊方惟懷永圖垂宗社億萬無疆之休也有君如此何忍負之爲洪鍾者一介凡庸叨蒙委任正宜感恩圖報以死勤事上體皇上深謀遠慮之心下副自己經久大利之計顧乃率意妄爲肆行欺罔計其今年四月差錦衣衛

千戶牟斌前去踏勘得洪鍾釵工甚急就使今夏鑿深止可容放小水誠恐日後沙石草木淤塞巡按御史張垣亦奏稱工程尚多相隔等情至今未及一月遽爾奏成乞要賞賜縱有拔山蓋世之雄亦安能倉猝成就如此之速觀其奏稱初意止欲分泄水勢以免衝城及六月七月大水猛發難料臨期于新隄之傍分減水勢使二處分流水勢必緩庶無衝城決地之患等情又稱新開河道尚存第一崖岸未盡開鑿除量留工價委付分守兵備等官候夏秋大水過後臨期相度水勢分數再加

修築寬廣用石包砌堤堰比之原奏第二第三寨之間山凹川水衝聚散流入關鑿而通之則皆由此而入無復衝激關口之患外高內低約餘二丈鑿爲兩涯水行其間則沛然就下無復橫流因而疏之以達密雲而至通州則有水之時十斛運船可至其地水小之時小船亦可常行因之水運得免山東河南北直隸之民轉輸于崇山峻嶺之間其利不小等語前後所奏轉換支吾自相矛盾又聞所修磚城亦將衝倒若遇大水猛發旋築旋壞終無了期貽害匪輕大利安在自弘治十二年

二月興工至弘治十四年五月已經兩度夏秋曾遇大水此時洪鍾何不相度水勢必待分守兵備等官後來修築卽其本心自知前功決不可成欲免後患旣不服罪輸情痛省己咎乃敢文過飾非重爲欺罔以無益微勞聳惑聖聽以難成大役退託他官雖稱乞賞官軍其實豫爲己地欺罔之罪法所難容況今奏稱雁尾山等處係伊撫屬地失火延燒周圍七十餘里逼近禁山臣恐洪鍾先年壓死人命數多荷蒙寬宥今又燒山烈石致傷和氣故皇天震怒火災逼近驚動陵寢然地道尚

靜神體宜安今民怨天怒火逼禁山我祖宗在天之靈豈能安耶是豈可獨歸罪于地方官軍謂非洪鍾燒山烈石之所致歟伏望皇上以天變為畏以人言為恤以祖宗陵寢為念通查洪鍾先年原奏事成之後差官闕實不為國家經久大利治臣之罪原由仍選差科道公正官員前去從實體勘果有大利如洪鍾先年所言具奏陞賞若是苟簡成功僥倖目前圖免後患亦必拏送法司明正典刑以為欺罔之戒以雪蒼生之怨仍乞敕該部計議遣官祭告陵寢以安祖宗在天之靈如此則

國法昭明神人胥慶而先年無辜壓死之冤不致含憤幽壤矣 疏入帝從之

會計天下錢糧奏

弘治十五年

韓文

臣等竊惟因地制賦乃立國之大經量入為出實理財之要道故禹貢承六府之修而分土作貢成周以九賦斂財賄必九式均節之降是而後若漢唐盛世或度官量吏以賦民租或計丁授田以立租調是皆能推本末之義以適斂散之宜者也洪惟太祖高皇帝混一海宇疆理之盛遠過前代貢賦之制取準哲王不可尚已然

洪武年間建都金陵當時供給之大南京爲重各邊次之自永樂以來定蹕燕都其後供給之大京師爲重南京次之而各邊又次之然洪武年間供給南京止于湖廣江西浙江應天寧國太平及蘇松常鎮等處而已供給各邊止于山西陝西及河南山東北直隸等處而已今天下司府州除陝西山西雲南貴州廣東廣西福建四川八布政司隆慶保安二州錢糧俱本處存留起運邊方備用內福建廣東止有起運京庫折糧銀兩一項其湖廣江西浙江及蘇松常鎮廬鳳淮揚旣供南京又

供京師北直隸河南山東旣供京師又供各邊則是前項五布政司兩直隸地方昔之供億者一而今之供億者二昔之常賦甚簡而今之常賦甚繁然不特常賦之繁而已正統以前國家費用減省故百凡輸納皆不出常額之外自景泰至今國家供用日盛科需日增有司應上之求不得已往往于額外加徵派納如河南山東等處之添納邊糧浙江雲廣等處之添買香蠟金兩皆先年所無者由是觀之則知今日國用之急民力之窮誠爲可憂也雖然所可憂者不過據已往之用計近日

之費耳若計近日以逆將來之費又有可憂者焉何則往者年豐歲登運河易達邊方無調發之久州縣無流徙之多有司得以藉先年之積制一歲之用或徙有以均無或用豐而補歉猶之可也今太倉無數年之積而穴食者加于前內帑缺現年之用而給費者日伺于後征需已極而郡縣旱潦之不時輸送已窮而邊方請給之不已顧後瞻前朝不謀夕萬一他日河流少止漕運遲誤邊郡有警軍餉空虛則京儲求歲入三百七十萬之數固難猝至邊餉須四百萬兩之銀亦難遽集不幸

復加數千里之水旱通行賑貸連十數萬之軍旅皆欲餉給是時欲賦之民而民困已極欲借之官而官帑已虛不知又將何所取給哉所謂又有可憂者正以此也臣等猥以菲才叨司國計今天下倉庫處處空虛軍民在在疲憊晝夜思維策無所施伏望皇上憫天下民物凋敝之餘念國家財賦需用之急須先事以豫圖斯有備而無患如蒙俞允乞敕五府六部都察院通政司大理寺堂上官并科道掌印官公同計議京通糧儲支費日增如何節之使不濫費太倉銀庫虧損日滋如何制

之使得充實內庫告乏累取天下銀兩以實之然隨實隨虛何以得常實而緩急之不誤廚料缺用屢借別項銀兩以給之然隨給隨缺何以得減省而民困之少甦各邊軍儲如何調度使小民免征輸之苦各運司鹽課如何撙節使邊警得倉猝之用祿米莊田如何處置可以應無已之求馬房草料如何經畫可以省無窮之費速香黃蠟以何年爲中制可行而不濫取布疋收受以何例爲準則可守而不害民河南山西存留糧之短少何以補助湖廣等處存留糧之足否何以查處以至天

下災傷蠲免稅糧又何以處分使有恤民之實通行議處停當開立條件奏請定奪施行如此庶于聖政有補而天下蒼生咸被其澤矣伏望皇上憫天下民窮財盡之極體祖宗節用愛人之心少留睿覽斷自宸衷俯賜施行臣工胥慶此外凡供應興造之浩繁量爲減省近臣貴戚之賞賚少加撙節如此庶幾存一分國有一分之益寬一分民受一分之賜而于邦計亦大有所賴矣臣等不勝惓惓之至 奏入得旨卿等所議事宜深切時弊重京儲另旨發落省供應均禁例已有旨行了清

鹽法等再議來說其餘都准議行

請皇太子御經帖疏 弘治十五年

馬文升

臣謹奏恭惟皇太子殿下年漸長成天資英偉內外宮臣朝夕輔導講讀學有進益此誠宗社無疆之休後世臣民之福也但臣等叨任大臣臣文升臣珪俱任東宮保傅自弘治十一年三月初六日皇太子初出讀書于文華殿獲覩睿顏之後至今五載止是正旦冬節及每月朔望日子于文華殿門外朝參相去頗遠仰惟皇上嗣登大寶日決萬幾猶每月三御經筵令翰林儒臣講讀

經書以隆聖學而追古帝王今皇太子當進學之時雖日出讀書止在左春坊與二三內閣大臣及東宮並翰林院講讀等官相接且去處頗狹未甚從容攷之古者帝王之教太子左右前後罔非正人出入起居罔有不欽此所以教諭而德成也臣等愚見以爲欲請皇太子照皇上御經筵故事每月三次初六十六二十六出御文華殿令臣等六部都察院大理寺通政司鴻臚寺掌印正官並二品以上官同內閣大臣東宮講讀等官侍班講書其侍衛將軍等項比皇上御經筵之日減半庶

臣等得覩皇太子之睿顏而皇太子亦識臣等之愚貌
收斂身心嚴威淵穆相接日久自然度量益宏識見益
廣日就月將以至于緝熙光明之地睿德益盛而帝王
之域有不難造矣臣等惓惓犬馬愚誠如此伏乞聖明
留意裁處宗社幸甚臣等幸甚 疏入帝不納

巡撫事宜疏

弘治十五年

馬文升

臣謹查得先該戶部奏准各處巡撫官員每年八月以
裏一次赴京議事續准兵部咨爲公務事照得各處巡
撫官員每年在邊者于四月內腹裏者于八月內到京

議事緣近日各處地方中間賊情未甚寧息者若令一
概赴京誠恐缺人誤事合無行移各處巡撫官員其斟
酌各該地方如果平安別無緊要事情妨占照例議事
若是地方賊情尙未寧息軍民未得安輯有事難以摘
離宜將應議事件明白條陳徑自奏請定奪等因具題
奉聖旨是各處正要用人且都不必來欽此備咨前來
臣猥以菲材謬膺重寄夙夜憂惕思圖報稱惟欲軍民
安妥地方寧靜其一應合行有益軍民事務除遵依欽
奉敕諭內便宜處置事理陸續施行及會同欽差鎮守

陝西太監等官計議停當節次具奏外今將合議事件開列具本謹題請旨一重守令以廣德澤竊惟致治莫先安民安民在擇守令蓋守令者親民之官得其人則庶民皆安養而天下無不治矣皇上愛民之心無異于舜禹宰相贊理之勤有同于伊周然而治不古若而小民不蒙邇治之澤者蓋以守令不得其人而已矣守令之不得其人者由作之無其法而已矣竊見今之守令由進士舉人出身者往往多得其人由監生除授者鮮有能稱其職揆其所自其監生坐監並在吏部聽選二

十餘年方得出身比至除授之時年已五十以上鬚髮皓然神志昏倦其意以爲在任不久又將黜退陞用之例諒不我及所以惟務貪贓之計罔有治民之心雖有吏部攷察黜退之例及臣與巡按御史按察司拏問之嚴然今日之黜退者爲因老耄貪婪後來之除授者又有老耄闕茸之甚于前所退者蓋以國子監所養人材不過如此若止仍舊攷察數數黜退而不知所以更張遴選之則小民送舊迎新徒爲勞費夫用賢所以育民而賢才之盛未有過于進士也以進士而除授今人皆

以爲幸登黃甲輒除外任有辜父母之望而灰士子之心殊不知設科所以求賢求賢所以爲民以年幼進士而任守令民情世故無不練達他日或居藩臬或補內任輔世長民綽有餘裕是亦作養人材之一端也陝西地方比之各處大有不同其同知判官縣丞主簿近年部運各處邊方夏秋稅糧相繼往來并不在任止有知州知縣獨員處事若非得人事何克濟伏望皇上敕吏部今後各處知州知縣有缺照依已故大學士李賢奏准事例每選將在部聽選舉人不分到部年月日遠近

及監生中年未老耄資質英俊者通行攷選學問老成文移頗通堪任正官者並將各部觀政進士照依甲數挨次取用除京任外其餘相兼舉人監生除授知州知縣其進士到任之後果有廉名政績昭著者不分三年六年仍令挨次擢用知州量陞郎中知縣量陞主事御史評事或令巡按御史並布按二司官于所屬官員內廉名素著才能出衆堪任知州知縣者各舉所知三五員各另徑自具奏吏部定奪授職在任若有貪酷事發連坐舉主之罪以後知州知縣有缺俱照此例除選如

此庶使守令皆得其人而太平之治可期矣一添風憲以撫流民臣聞防禍于未然者易除患于已然者難蓋禍患未萌以治術防之而有餘禍患已成雖兵戈除之而不足此古人所以圖難于其易而消患于未然也竊照漢中府地方廣闊延袤千里人民數少出差甚多其河南山西山東四川並陝西所屬八府人民或因逃避糧差或因畏當軍匠及因本處地方荒旱俱各逃往漢中府地方金州等處居住彼處地土可耕柴草甚便既不納糧又不當差所以人樂居此不肯還鄉目今各處

流民在彼不下十萬以上去歲因滿四等反叛臣恐乘機嘯聚爲患地方已令按察司僉事孫逢吉前去彼處查勘現數造冊收照行仰各該官司撫恤禁治聽其自在生理候豐年省令回還此等之徒若逼趕緊急又恐激變爲患若聽令在彼居住難保久遠無虞況漢中山勢之險尤甚于竹房流民之多不減于襄鄧雖嘗委官巡視終是責任未專必須添官以專其任庶使地方可保無虞查得河南爲因南陽之間流民甚多添除參議僉事各一員奉敕專一撫治近于荆襄南陽之間又蒙

欽命都御史一員以總其事是皆思患豫防防微杜漸之意也如蒙乞照河南事例或添除或就于按察司僉事內專委一員請給敕書前去漢中府就帶家小專一在彼往來巡視撫治前項流民其一道分巡事務亦令本官管理及會同守備漢中府都指揮張順操練軍馬守護城池禁革奸弊防察不虞務要處置有方不許偏執誤事如此庶使責任專一而地方可保無虞矣一增課鈔以贍軍用竊惟理財之方有經常之道有權時之宜經常之道可行于無事之日權時之宜則施于財匱

之秋也若拘經常之道而不知權時之宜則軍國之用有不足而贍軍之需有不充矣照得陝西所屬衛所官軍除沿邊外其腹裏軍人月糧該支一石者止關本色六斗其餘四斗折支鈔貫其軍職不分沿邊腹裏四六關支本色六分折鈔四分及查得官軍折俸折糧并各王府及將軍儀賓并司府州縣官員折俸通共一年該用鈔一千七十六萬五千四百六貫今所屬每年止收額設戶口食鹽課程鈔共九百五十八萬七千四百九十四貫所收不及所用一年共欠少一百一十七萬七

千九百一十二貫而災傷減免者不在其數且陝西官軍披堅執銳臥雪眠霜比之各處官軍勞逸不同其妻子在衛全資月糧俸米養贍爲因糧餉不足減半折支鈔貫今所折鈔貫亦因不敷有一二年不得關支者四五年不得關支者縱得關支一年鈔貫亦不得易買數月之糧又兼要買補馬匹置備軍裝或典賣妻子或揭借財物艱難困苦相繼逃亡月糧折支鈔貫人情已有不堪鈔又不得關支尤非事體若不行權時之宜另行設法整理誠恐年復一年困苦嗟怨益爲罷弊將何以

蓄養銳氣而使折衝禦侮也臣看得西安府在城四門一日之間各處販賣柴薪等項牛騾車不下五百餘輛及看得陝西河南客商販賣馬騾一年之間亦不止數萬餘匹俱從潼關經過前項車輛馬騾亦令投稅若將馬騾車輛量加納稅鈔是亦權時增廣鈔貫之一端也如蒙乞敕戶部計議轉行陝西布政司將西安府在城四門所進柴薪等項車輛照依在京事例每大車一輛納鈔四貫小車一輛納鈔二貫其馬騾委西安府首領官員于潼關收報每馬一匹納鈔十貫每騾一頭納鈔

五貫每季將二項所收鈔貫俱送布政司官庫收貯以備官軍折色俸糧支用候年終將通收過鈔貫數目布政司造冊奏繳戶部查照其收鈔去處按察司分巡官不時巡視敢有作弊者就便拏問如律如此庶使課鈔頗增而官軍俸糧折色不致匱乏矣一撫軍士以蓄銳氣竊惟克敵制勝莫先于軍士之効勞養銳蓄威必在乎衣食之充足蓋軍士在邊必衣食充足而復可以蓄養其銳也照得陝西腹裏衛所軍士俱在三邊採備有一年一次回衛休息者有十八個月回衛休息者又有

一家正軍餘丁二三名在邊操備者其在衛餘丁又要種納屯糧子粒守城等項差使且在在邊軍士言之既有官給騎操馬匹赴邊之日彼處總兵副參等官每軍一名又要腳力或馬或騾一匹頭其軍士既無營生又無產業止靠月糧六斗養贍置備軍裝整理盤纏亦皆仰給于此懼怕到邊責打只得原籍戶下津貼財物置買前去比至則邊方該管官旗或指以買置旗號纓頭爲名或假以修理城垣門樓爲由節次科斂逼迫無奈又將原買腳力馬騾變賣出辦未及一年使用盡絕或

又有倒死官馬隨要買賠逼迫緊急只得揭借或本管指揮千百戶彼處副參等官馬匹錢物馬一匹還銀二三百兩者有之銀一兩還本利三四兩者有之比至回衛各官家人隨即前來索取在衛官員懼其勢要只得監追或典賣妻子或揭借月糧歸還前去賠馬一匹已至破家蕩產倘再倒死將何所買賠因此而逃亡者十常八九所以各邊軍士日見缺少且以官馬倒死責令賠補固為良法其馬之倒死若不論其急病瘦損倒死之分一概令軍士賠補誠恐年復一年艱難益甚又不

止于逃亡之患而恐有意外之虞矣罷弊軍士莫甚于斯況在邊軍士多有衣不遮體食不充口瘦損疴羸形容枯槁總兵等官略不介意臣在石城目所親覩如此而欲望其用命効勞克敵制勝蓋亦難矣所以一遇兵戎犯邊多有不能支持必須奏討京軍若不肯著實優恤蓄養銳氣誠恐因循年久益加困弊敵人窺伺我軍虛實擁衆犯邊重有以貽國家之大患也臣每念及此深為寒心如蒙乞敕兵部計議行移各邊太監總兵都御史等官今後將所屬官軍領騎操馬匹置立印信文

簿每月三次點視臆息肥壯者列爲一等臆息瘦者列爲一等若三次點視俱瘦以後馬匹倒死者著令買補以戒軍士不肯用心餵養之弊其三次臆息肥壯遇有緊急病證倒死者免其追賠以蘇軍士艱難之苦如果例該買補本軍在邊艱難者行移原衛著落戶下餘丁買補完備本都司差人解送前去若是各軍將及下班倒死馬匹者就仰回衛從容置買上班之日騎坐赴邊及遇有纓頭旗號損壞須該置備者令總兵巡撫等官設法措置買辦應用如果無處措置行移陝西都布二

司派屬買辦解去並不許分毫科擾于軍及非奉奏准事例亦不許擅自役使酷害其各軍士上班腳力隨其貧富或騾或驢或二人共買驢者各聽從其便總兵等官俱不許追究逼迫及不許仍前放債于所管軍士令家人前去各衛取討逼軍逃竄果有前項奸弊許巡按御史指實具奏區處仍用心優恤軍士作興銳氣務令得所不致逃亡如此庶使軍士感激而可以成克敵制勝之功矣一清軍丁以杜勾擾竊惟發冊清取軍人不許差官擅勾所以絕勾擾之弊而立長久之法也然法

立既久不能無弊若不隨時斟酌嚴爲禁治則前法愈壞奸弊愈生而民有不勝其害者矣近該陝西布政司清軍委官左參政于璠呈查得節據西安府耀州等州蒲城等鄉軍丁惠林等各告稱各有戶丁應當瀘州利州清州等衛所軍役有告稱在營現有正軍身力精壯又有餘丁三四丁者七八丁者十四五丁者甚至二十丁者俱各種田買賣家道富實因怪原籍戶丁不來供給往往買囑衛所官旗捏稱老疾逃故等項遞年發冊勾擾及至解衛爲因軍伍不缺將解去戶丁爲奴驅

使者有之耕種田地者有之甚至將盤纏衣服等項盡數拘收入己放回者亦有之又有告稱正軍回還取討盤纏不一二年軍妻又回取討軍妻回衛不五七月餘丁又來取討者原籍人丁爲因辦納糧差家道貧窘無從措辦只得將田地房屋典賣者有之將男女頭畜貨鬻者有之及至打發起程稍不如意輒便回衛發冊勾取又有告稱正軍餘丁人丁回還出賣自己房屋田地因與房族親戚及鄰里人等爭競讎恨在心回衛妄取別房人丁者有之妄取同名同姓者亦有之此等情節

往往赴官訴告分豁所司因見兵部發冊清勾難于王張只得依文解去查理原籍拋下田地無人耕種遺下糧差無人辦納又累里甲僉點大戶管解及到衛所投文官吏又要拜見錢物旗甲索取饋送土宜彼既有丁只得放回往回數千餘里動經半年之上破家蕩產甚可哀憐查得欽降軍政條例內開正軍在營已有壯丁就收補伍不許原籍勾取有司體勘是實回報原衛將在營已有壯丁就收入軍衛不許違例勾擾降依奉外今各該官吏故違前例往往聽受在營軍丁賄囑輒與

發冊清勾非惟紊煩官府抑且擾害人民照得陝西布政司每歲該清軍士不下數十萬餘各該衛所發冊之弊固有而利州瀘州二衛青川一所發冊之弊尤多呈乞通行四川前項衛所禁約等因到院竊詳衛所缺軍發冊清取戶丁理固當然軍伍不缺行文勾擾原籍民實受害且陝西人民遞年供給各邊糧草兼以累歲早荒薄收財力皆困凋弊已極今前項衛所軍人不思原籍人丁艱苦因怪不與供送盤纏輒便捏故清取連年擾害不得安生誠爲可恨除前項清勾軍人行令參政

于璠暫解戶丁前去查理及行四川按察司禁約外誠恐各處衛所亦有此弊如蒙乞敕兵部行移天下衛所各將現在并逃亡等項軍人備查的確鄉貫充軍來歷現在者要開應役正軍并在營餘丁姓名口數每一布政司並直隸各府各另類造文冊一本差人齎送本部照清冊事例轉發各該布政司並南京直隸府分收照以後各處衛所發冊清勾軍人到彼先行比對原降文冊如在衛原造有空閒餘丁數人又清取戶丁顯是挾讎作弊所清戶丁免其查解仍行彼處清軍按察司官

員再行本衛查理如果在衛有丁就將作弊之人并該管旗吏先行提問如律干礙本官奏請提問不許管軍管事著令帶俸差操若是在衛原先止有一丁今開逃故者亦要開寫某年月日逃故許解戶丁前去補役仍通行各處巡撫巡按並清軍官員嚴加禁約所屬衛所不許接受財物聽從本衛當軍之人因怪原籍不與供送盤纏捏作逃故一概發冊清勾擾害果有逃故例該清勾者衛所官員務要取勘明白方許造冊送部清勾如此庶使在衛軍人無讎捏之弊而原籍戶丁免勾擾

之害矣一存遠軍以實兵備竊惟陝西關中重地北連河套西抵番夷南通漢中東接襄鄧安危所繫誠爲不輕比之他方尤當軫念況敵人犯邊必先于此方今急務惟在兵足兵若不足以戰則不能勝以守則不能固今陝西腹裏衛所軍士以十分爲率逃亡等項已有三分以上除各邊操備及屯田外現在守城正軍每衛或二百名或一百名甚至止有五六十名又皆老弱尪羸不堪守戰若非宣德正統年間將本處充發遠方不服水土遠年清勾軍人編發附近衛所收操及將鞏固臨

洮延安慶陽人民選作土軍則陝西軍士誠爲之缺少而各邊操備者益爲之不敷矣近年缺少各邊操備逃故及死損軍士爲因腹裏軍少無從撥補文移往來終無裨益查得陝西西安等府所屬縣分人民先年爲事充軍多有發編四川貴州雲南廣東廣西福建等處衛所者爲因水土不服多爲煙瘴所侵隨到隨死不可勝計及至各衛所移文清取過二年或三年方得起解到彼又爲前項之故復多死亡仍行原籍清勾其戶丁與解人懼煙瘴死亡之患兩懷戀土之心彼此通因或逃

走外郡潛入番夷一二十年不得到衛原籍人丁懼怕清解全家逃亡者有之其南方之人發充陝西當軍逃故等項發冊清勾者亦多畏懼此間地方苦寒不肯前來著役間有解到又多氣體瘦弱不堪操調到衛未久隨卽在逃雖有清勾之名全無解補之實軍伍空缺兩無所益如蒙乞敕兵部計議將陝西人民先發四川雲貴廣東廣西福建地方充軍者除四川貴州現今有例仍令解補應當外其雲南兩廣福建年久逃故原衛無丁戶丁屢到屢死屢解屢逃者行仰陝西布按二司清

軍官員將前項衛所遠年清勾當解戶丁如果屢次解發到彼死亡者仍照比先不服水土事例收發陝西三邊缺軍衛所補伍操備若雲南兩廣福建有充陝西衛所軍役遠年逃故清勾不到者卽令收發本處鄰近衛所當軍仍行兩處清軍官員責令各該衛所將名伍彼此開除操備之後但有在逃者仍發原衛當軍如此庶使軍士各服水土而無死亡之患衛所不致缺軍而有操守之實矣一禁通番以絕邊患竊惟欲絕邊方之患當禁啓患之源蓋邊患不能以自生必因人以啓召之

也照得陝西洮岷河州西寧等處衛所沿邊番夷卽古之吐番其性譎詐叛服不常歷代以來屢爲邊患洪惟我太祖高皇帝平定天下撫治四夷示之以威懷之以德彼皆順服歲時進貢其所用食茶鐵鍋銅器羅段等物奏奉明文方纔給與及許令各該番人四時前來各邊交易買賣委官管領當時法度嚴明軍民遵守不敢私自通番以取其利其各族番人亦盡知我邊情虛實一向畏服不敢爲惡其後有等各邊無知軍民及軍職子弟甚至守備官員往往亦令家人將鐵鍋食茶段疋

銅器等貨買求把守關隘之人公然私出外境進入番族易換彼處所產馬匹等物以致番人將所得鐵鍋段疋置造軍器及戰襖等項遂萌侵犯之心或因爭論價値將通番漢人殺死同去之人因是違法不敢告官番人畏懼漢人報讎亦不敢前來交易日肆搶劫漸成讎隙及各寨堡把守官軍因見鄰近有等本分不曾爲惡吐番卻又妄稱本族搶劫等情恐嚇賠償財物因而激變隨同各族爲惡引惹邊患皆由于此甚至有等近邊土人居民因與番人結親或通吐番冒名進貢貪圖賞

賜往來情熟專爲緝探邊方一應事情動輒傳與所以各邊番人益加生拗不聽撫化節次爲惡搶殺人畜物件若不嚴加禁約誠恐各邊官軍互相倣倣一概通番積習年久重貽邊患未便如蒙乞敕都察院查照洪武永樂年間福建廣東下海通番事例出給榜文發仰洮岷河州西寧但係鄰近番人去處張掛曉諭今後但有置買鐵鍋銅器羅段私茶等貨潛出外境進入番族貨賣及各寨軍人將良善不曾爲惡族詐稱搶劫恐嚇財物並與番人結親傳報腹裏事情者事發勘問明白本

身處死全家軍發極邊衛分民發腹裏衛分充軍若軍職及守備官員縱容弟姪兒男通番買賣者指揮千百戶鎮撫亦發邊衛充軍守備官員奏請定奪如此庶使法度嚴明人知驚懼而邊患爲少息矣 疏入帝不納

御選明臣奏議

卷十

吳舒惟校

御選明臣奏議卷十



